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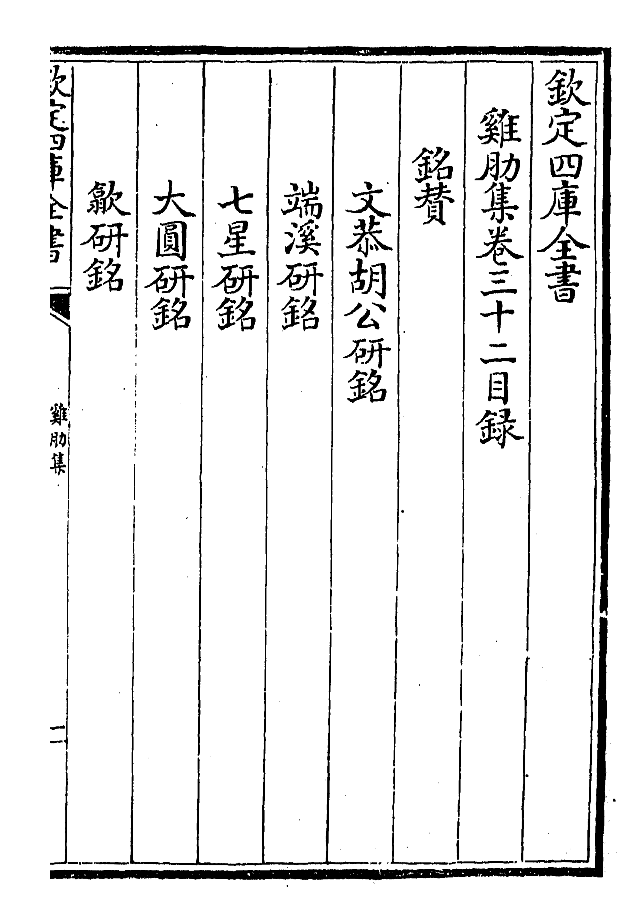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雞肋集卷三十二目録

銘賛

雞肋集卷三十二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銘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寔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為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場屋文詞崛奇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為雷為風公居廊廟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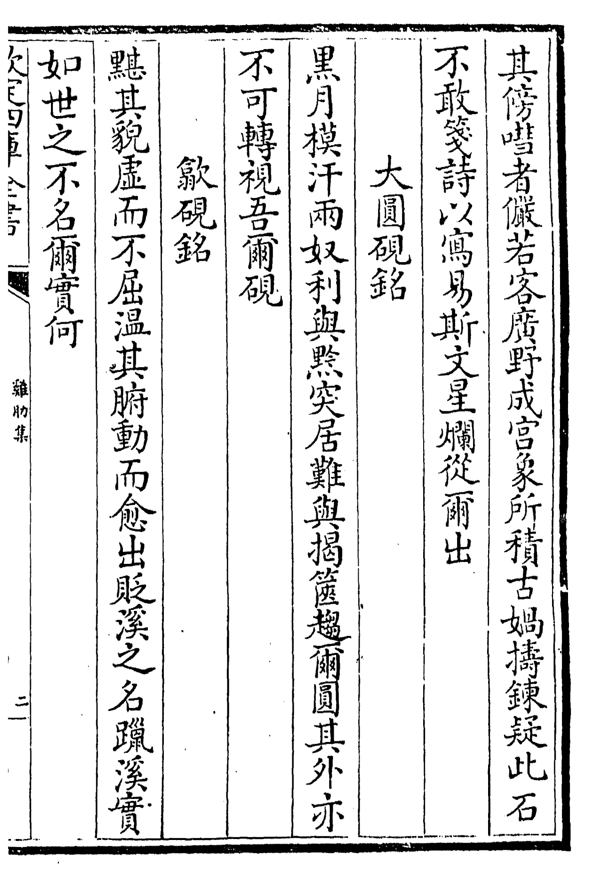
折墨棄筆世不乏才亦卿亦弼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如龜殼以支床脚粤公是作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儵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雨駈似神而非於是以茁萬殊

七星硯銘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攜魁枕森的皪有尊如辰粤帝宅



其傍嘒者儼若客廣野成宮象所積古媧擣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星爛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歙硯銘

黵其貌虛而不屈溫其腑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躪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銘

天雲而星雨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煤雲崢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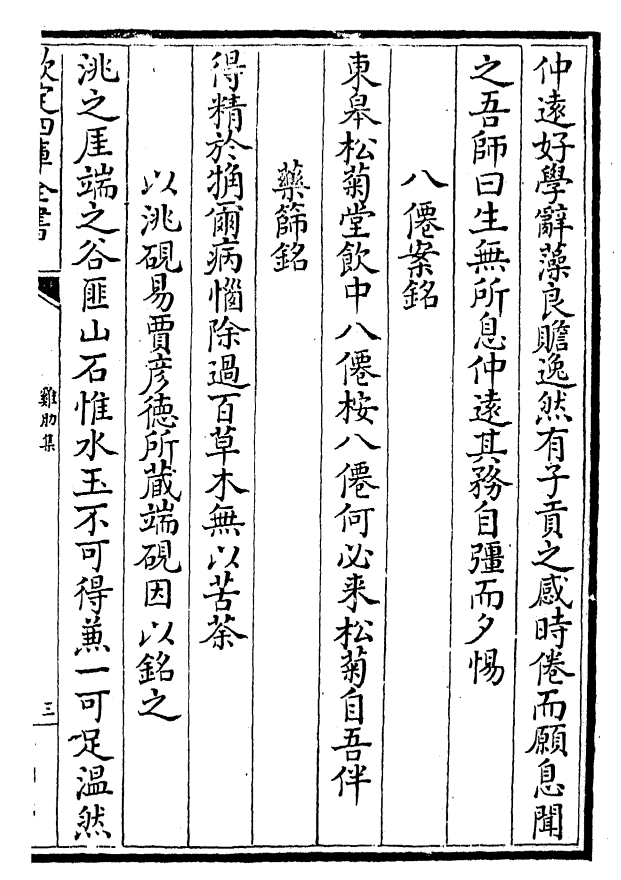
段端夫硯銘

端之窟惟玉質厲以立我溫以與物故用不旣如山泉出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

賈埸書几銘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八僊案銘

東皋松菊堂飲中八僊桉八僊何必来松菊自吾伴

藥篩銘

得精於猶爾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茶

以洮硯易賈彦德所藏端硯因以銘之

洮之厓端之谷匪山石惟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温然

可愛目鵃鴿何以易之鴨頭緑

贊

東坡先生真贊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藥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旣逍遥乎濤瀨忽焉横杖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隐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夔咼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或問管仲子

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形賢有具體若三人者可謂人矣

南華眞人畫贊

乾顚坤頣口海鼻岳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蝶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松齋主人寫眞自贊

是真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點似人不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

內賛

彌勒真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千百億不離箇中汝與彌勒衆生普同

外賛

峩冠正笏貌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則在圄馬則在廐匪用于梁亦不以騾木馬何咎

李夷行易初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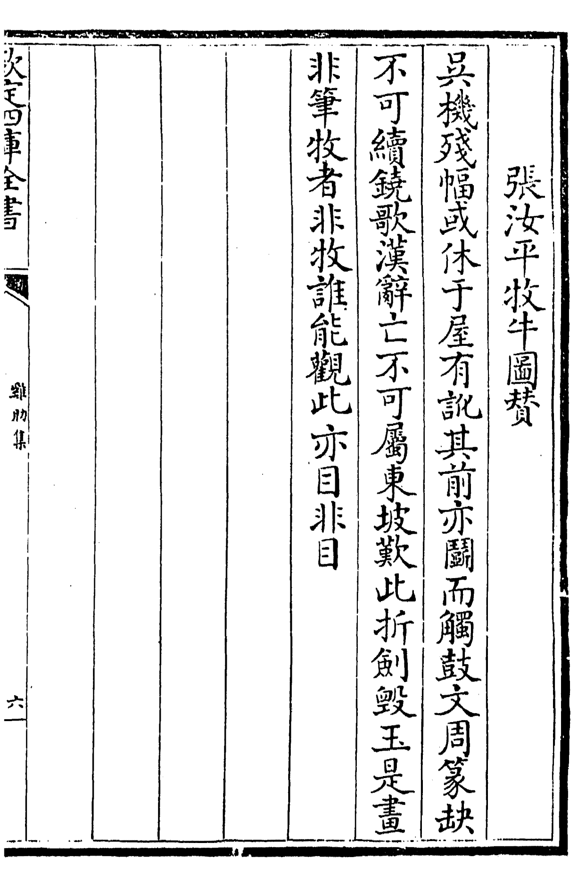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為掾汶上以事至魏相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蒲津而易初在幕府始得其為人之詳易初形貌神意無塵俗累趣閑而技通中介特而外徛移輔之以學問未見其止古之所謂可畏者為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脩然而遠者君之意寘寘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女容介然而高者君

之操雲間孤峯蔚然而葩者君之詞草木青紅盎然而和者君之氣觸物皆同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許儛車彼視

董汲秀才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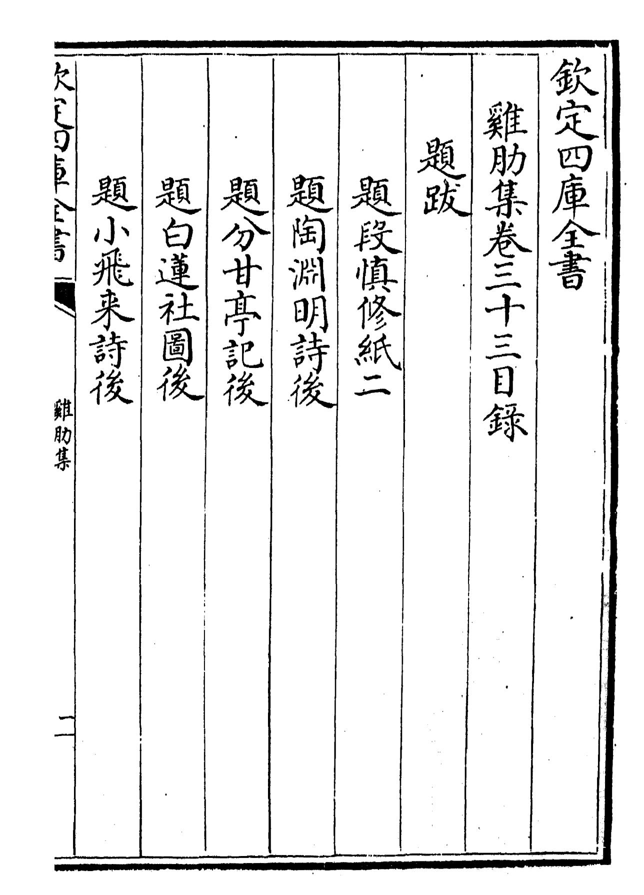
鵲實非脉假脉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脉遺脉而知良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生死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汶陽董子



張汝平牧牛圖賛

吳機残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闕而觸鼓文周篆缺不可續鐃歌漢辭亡不可屬東坡歎此折劒毀玉是畫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觀此亦目非目

雞肋集卷三十二



雞肋集卷三十三目錄

題跋

雞肋集卷三十三目録

雞肋集卷三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題跋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褁粮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

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貨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来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途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霸王師此非通都往来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户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粗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藴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心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

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彦修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懐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為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彦修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迺凝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繙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元閻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為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来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吴峯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峴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穎川龔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懐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

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逼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

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刼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絶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慼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史

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

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莫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髠騶衍田駢慎到樓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

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毋邱震御印歷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臯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

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
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
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
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尨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
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鬬士
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
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
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

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畧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歷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

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遭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邱震在選中自莞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感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為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内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己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

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閲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徽倬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為士以迄於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

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晨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来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

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
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
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
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駁
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
申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
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
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

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為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正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嵡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文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適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為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

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産教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産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

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産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况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

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賙貸綏背蠻折留獄興圩堰繕郛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

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為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夘九月貶上饒艤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為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啇崒森脊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徘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踈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

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畧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桑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

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畧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鶩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為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為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

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胷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為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平居富為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為鐵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

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為至易之意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凰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為惠而鵲應之斯異

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暐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

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子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為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鈌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為董侯慶然

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而其施設不少槩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絪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黄裳自太常卿遷曰給

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
自右庶子遷絪黄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皆元和
初一日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畢不顯乃不得質予
甞讀韓愈順宗實録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
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
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
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寖用乃至京兆尹
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予能語其賢者以一

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洲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即京兆君祖為珪曾祖為端里為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洲凡四世粗見乃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為將知方畧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愧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顔魯公書後

顔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

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忽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為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命吾為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傴僂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蠏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啟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胷中閎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蔕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胷中豈公之才固

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劒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窅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罭之所常萃鰭鯉鱒魴頒首莘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鰭鱒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

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鯤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蚿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

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邱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莞為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余既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

試以此内觀譬閒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盖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迺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覩顔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故曰尋常之内畫者謹毛

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収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絶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為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賓實效世俗為者而此畫本範模闗吳輩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疋素本末作童子紙鳶中引線滿之離絶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

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它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况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纎横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盖一時絶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他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予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鵩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序

始余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實異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

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徳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逺逺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出宫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来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鈎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

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

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其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

陽文忠公所畏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

又曼卿墓表其畧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

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

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

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閣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
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来令金山故詩為
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
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郭
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别業園諸子之
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
跳嗥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驁奇怪想
見山陰品彙之盛徵詠石句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

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予名之以其語一曰樂
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予先世與曼卿厚
予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
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芻與同里郭
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迺摭文忠
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来益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
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

云蔵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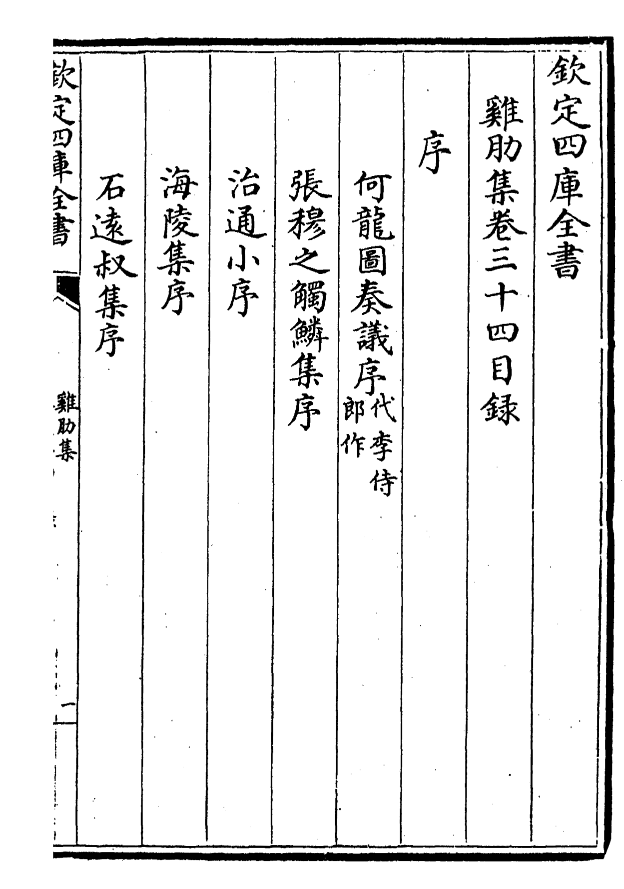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為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盖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来亦治東皋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敦夫遺藳

邢河陽既哭其子敦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絶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黄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藳以屬補之為序端叔為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為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敦夫將死託耶他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雞肋集卷三十三



雞肋集卷三十四目録

序

雞肋集卷三十四目録

雞肋集卷三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序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

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為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為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

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己於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

厚君子多而小人少盖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
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
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
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
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百餘篇為二
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
深切世病者當時畧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
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為文者榮華易瘁

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為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
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
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葢必有能聽言之
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
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
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為天相之
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
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

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為和川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為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槀求序而不得辭公名剡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為他國矜式周衰諸侯

並爭而魯為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攏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盖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悦

安之此儒之效也金鄉故隸兗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
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
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一人也始補
之為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為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
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
不試白首来歸乃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為人質
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
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今百年所

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
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
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而設
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
公不究其用云至其他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
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麄鄙田里朴
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黄
州元之為多黄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㬂陵為學士熙

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復
諫不悔卒復斥竟不大用死黄州黄州於一時流輩少
許可獨畏公尚以為不可及也則公之為人可知已補
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為集序補之以言
為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
載石户外因㽦張宗奭以言幸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
笑為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孫大方
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

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為尚書郎知蔡州恥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為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録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為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　賴之以生

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隷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撓止水懸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强則精神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必汲謂之可為　鈞金輿羽不可以為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為常者一謂之常一　事有根本不可須史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

海小式為本而大為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為翦翦耳君子畏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逆流　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疎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魯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

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攣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之

心謂之察鳴　謂狐為狸則不知狐又不知狸謂之胥

失　蚌鷸相持田父掘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沈

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

濟其私謂之借公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

非分　益而不已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强矣謂之削喜　事蠧物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趨而速至中道而僨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謂之獨獲　佃魚網罟利隨世興謂之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

萌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效姑聽其告謂之養敢　胡
越可使無異心謂之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
時事已異謂之信書　旦用旦效莫用莫效而不可以
經久謂之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唯
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亨牛
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名好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析毫釐小
偏大遺謂之密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怯者奮謂之矢

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羣言不能
易謂之不揺　毒虵螫手則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之上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
謂之德威　輿馬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
有拂士出有敵國謂之常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
變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厚　苦節不可正故大教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卑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適所以賤之謂之過愛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之轉圜　以天下為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緩若紆為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闊要　十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異言逆視道以為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敵謀者非謂之實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

之一下　賞一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畧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謂之小節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静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爲量而罪不及遠爲遠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爲國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複也謂之日攺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虚名

無益事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他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

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夸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

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干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裴氏者有年不幸其犖然之音與吾窮

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他事業行己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閉闗絃歌霖雨饑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為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並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

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為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第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為詩文蓋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答思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溫溫君子也遠叔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閒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負所有不

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為知其志為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平居所嘗得而宜為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第歸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潁川晁補之序

續歲時雜詠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

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強志為時顯人與客語亹亹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為兒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

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

矣豳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
威矣屈原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
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
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
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
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
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
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

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爲剛叔序之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閻景暉初奏汴都賦以

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
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
固基本如所奏賦㫖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
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
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
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
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
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

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徼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酧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胏則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

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為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安知言之類安者亦安知夫知言之類安者亦安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為言亦言夫能用無言為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安矣不安斯道

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書七篇言道徳之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告垣下井者也吾子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是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逹士昔予讀李白大鵬賦想見其為人

捕魚圖序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搖落草萋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跽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

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沈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罣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蒢坐有巾而顱出網中得者舷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

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鬅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盂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

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别
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
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雞肋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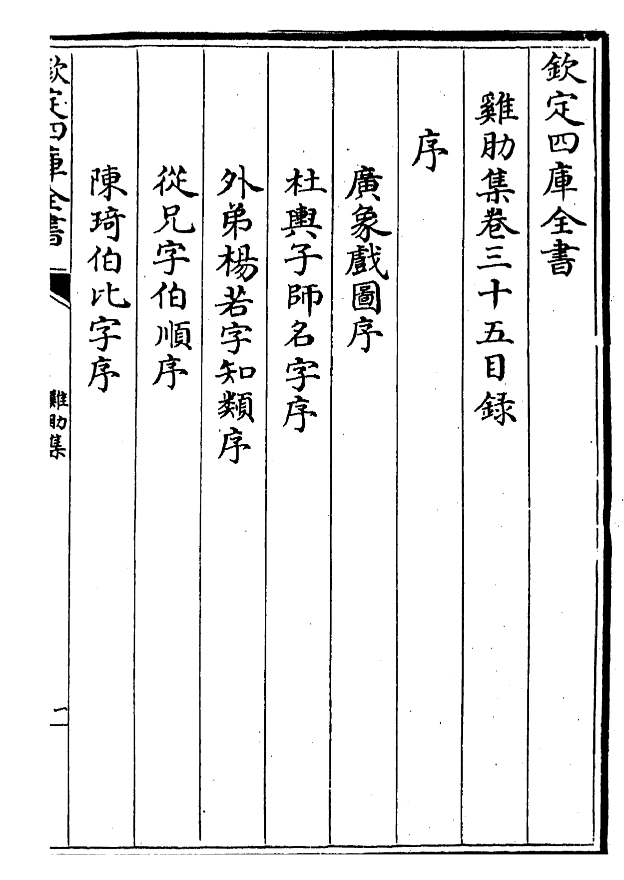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謄錄貢生臣周世燦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五目録

序

送醫李寅序

送劉公權序

送段康侯序

雞肋集卷三十五目録

雞肋集卷三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序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黄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棊為此戲者縱横出竒偶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

倪其說盃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横路十一棊三十四為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横路十九棊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强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强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元豐二年六月晁補之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於首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閎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

焉而腹心者人之奥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
立轛横軹輈環瀯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
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
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
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
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絶江河同
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
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畀人以存心者能

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秖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為衆率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烏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烏之從烏扈之羣扈亦可以為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

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為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埽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為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

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邛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鷙鳥有六翮足以絶浮雲揹林莽不期於掣韝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馳驅以待羈者時其翺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

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之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舍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白首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儕輩中善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為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

故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為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為梁木也十圍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為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為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予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為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為臺巍巍者先圮焉架木以為宇翹翹者先橈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蹊以絶其嶺勢附於下也吳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捬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為之

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為隆之道也故余請字曰伯順熈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茝衆美木香草以喻君子稟中和而内潔雜荒穢而不汙也余以謂草木畏雪霜有衰歇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昔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執則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焉塗之人可以為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縲藉以薦諸郊廟與棄而藏諸糞壤而玉之所以為玉者固一也使

伯比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裘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比之所以為伯比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為君子以學聖人猶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顯者雖光明不朽如忠獻非侈也己卯七月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鵠黑烏長鶴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用而常存故桂

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為逍遥一以為不逍遥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共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為見患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遥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為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為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遭固非我因為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夫為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為之知寄非我而猶慼樗為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儁異少孤自封植為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為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坚轡附夷路駸駸乎無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践一塗而人自以其名歧與為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潁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既與之

交矣迺緣名為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昔崔浩自以為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良父豈為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鬬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閎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區夸石銘構怨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

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暐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己稽古過之豈不悮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為何如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遥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乃吾季良父識路

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為浩者以保身盈其不足於為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閒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藿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為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為浩雖良亦可不為也季良父勉之

袁疇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記曰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
衰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夫人
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
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
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不可以禹所堙之餘龍蛇虎豹
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
衍地有剛鹵肥磽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
不可為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

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為不治則如堯方割未乂之初為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敵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

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強有力不可以行禮譬農必朴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強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惰其地之良而弗強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獲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為不

幸迺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己之田而食己之力歲晚而功休既飽而嬉倚户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驂乘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衆於交文字諱先子易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顧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癃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為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為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

匈奴未絶無以家為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
縉城李君慕焉則摭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
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
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
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
必與時並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
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為人禦菑
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為物則

同且秦醫和以晰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為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内而偕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末解而本俱弊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内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壽字景䫉夢神語之曰易

之則利進取洒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為已非進取其而求舉以為養也夫求舉以為養此人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為知己者用也自舉其舉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昔左雄薦周舉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宣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已知者可也則主與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補之游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

名為改字曰少周少周今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

王勲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勲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葢言王功曰勲而其事則民為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嘗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為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為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葢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

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為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碼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為孟子又為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

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欺哉顧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為王不為霸豈以是為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勲

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勲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饑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為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疆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躐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

適立于巷縣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
夸曰如此且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相如字師藺序

司馬子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以其名自名藺相如面叱
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强秦不敢加兵於趙以兩
人在也吾甥李子慕昔人以相如名顧吾甥文采如司
馬子忠孝節義凜凜似藺君因以師藺字之

送李文老序

臯陶為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為李臯陶事帝其言為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徽纆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為姓者接唐宗室世系亦臯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為歌詩奇怪翱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

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視愧皋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緡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同則悅不知其他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為器博長才則數化譬壁

盈尺以作鎮冐琥璜無不可而工目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楹而匠謂之此足為枅欂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跂而跳適及人肘歉其庳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爲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蹴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在珮珥枅欂之間蓋世有貸子錢賈為人取贏而已分

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欒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来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蠙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藪不盡夫豈但蹴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小大文老勉之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荆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縁診父之脉知其子禍福翰林王承旨禹玉疑古無有縁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知子又何足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於緡景陽儒服而来以醫自名能讀黄帝岐伯金匱玉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

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觀表而得裏袞袞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昔唐韓愈銘憲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其說汪洋奥義闗節開解星官歷翁莫能與之較得失虛中之術蓋至今猶傳也夫播五行於四時見於經若有機焉萬物皆出入於此而不可逃以其溥博而加物兼得之者擿抉而

言猶足以知人禍福如此今脈吾之臂以吾腹中之五行猶之日辰支干亦相生勝衰死相王又參兩之以竅藏之變動在尺寸關部間顧第弗深考睨而視之何為而不可以知吾之得失吉凶如虛中之索於外哉以是知景陽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陽名寅齊人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

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為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氊而辭饑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温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

客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竭然去余為之悵悵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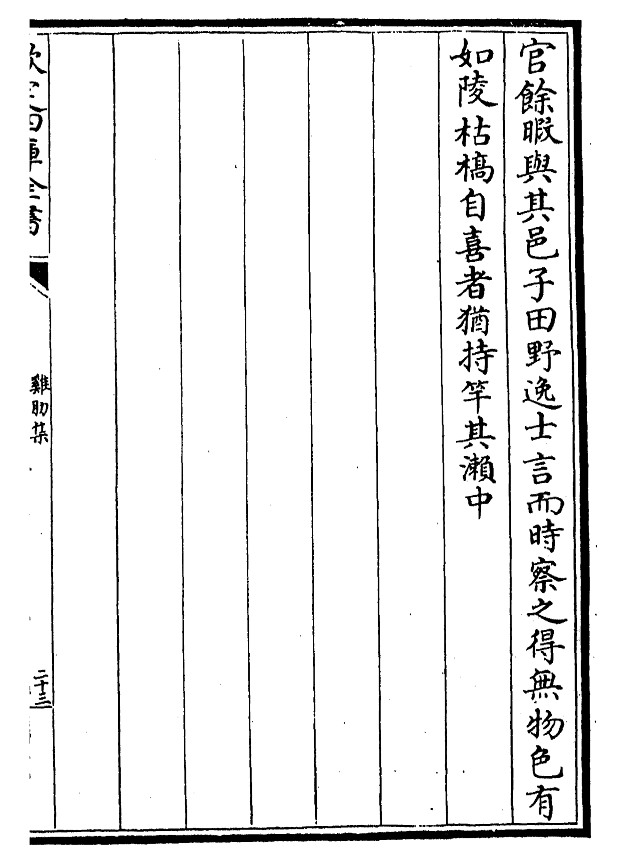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

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己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

兩士近不累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

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怍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


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
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雞肋集卷三十五